



1914  
3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  
 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為司職吏畜蕃息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職見周禮牛人讀為職義與我同  
 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

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

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子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及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

子路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

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雙由適

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

既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

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

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

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

而反又主遽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

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

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

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

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

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

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

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

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  
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  
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  
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唯曾子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明年辛  
丑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  
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  
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  
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子平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  
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  
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  
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

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學而第一

朱熹集註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

善而覺有先後。後學者必效先學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為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

樂音洽。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已知。程子曰：以善及久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溫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

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入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入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

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

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務本立而道生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

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

則仁道自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惟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

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

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三省悉井友為去聲傳

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曰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

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喜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末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才不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及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

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末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

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入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

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學。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大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忠信。人不

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維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

而有。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難也。自治不勇則惡且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以從

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

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

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九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

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且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味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改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

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禮。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無不由之也。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

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

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

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幾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進道之極致亦不可養於虛遠而不察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

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共之。其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其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入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

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

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始終，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

子曰：吾子有五而志于學。

古十五而志於學，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

之不以不  
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固而無所事志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

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天道之

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六十而耳順。聲

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

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

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

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

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

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

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

序而進焉至於一死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曆之間本心澄然

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節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

度矣。又曰聖人言此六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

示學者當且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

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

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

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

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

樊遲以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

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

○子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豕皆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

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

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

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



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於度所留反。焉，何也。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

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也。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

言，之艱而行之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嘗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平。但所不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

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

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子曰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

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

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公哀

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

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

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

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

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往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

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鉤衡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入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

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織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間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子曰非

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一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

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

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者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

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

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

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

本

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

恒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抔飲為之。簋豆邊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飾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

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

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

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

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

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久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也。

○子夏問曰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清七

練反盼普覓反綯呼縣反此逸詩也情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綯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

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

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

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揚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巳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夏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宋不足徵也文獻不

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

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一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及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  
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  
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  
下不難矣聖人於此  
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

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

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  
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  
左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  
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  
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

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孫王

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  
夏所祭也凡祭  
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

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際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  
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  
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  
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  
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  
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  
視也二代夏

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曰

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

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鄉側  
留反大廟魯

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  
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

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心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擊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

去赴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曾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

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

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氏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

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



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

名子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

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

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

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

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子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九子

焉得儉焉於度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

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

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

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儉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

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

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

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

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

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外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

也釋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皦明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請見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武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入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

論語卷一

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處

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

得為知矣。○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

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

如。○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

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

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

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去聲未

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

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入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

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

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

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污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入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音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已必害於人故多怨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也。此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義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

○子曰見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此。

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并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

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入而甘自棄。不徒責入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名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

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

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

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